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s a Foundation  
for a New Approach to Art Inquiry into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ist  
City**



# 早期西方马克思 主义社会历史观

## The Conception of Society and History of the Early Western Marxism

刘卓红 石德金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社会历史观

The Conception of Society and  
History of the Early Western Marxism

刘卓红 石德金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刘卓红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ISBN 978 - 7 - 5097 - 1776 - 9

I ①早… II. ①刘…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 - 历史观 - 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字 (2010) 第 219055 号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

---

著 者 / 刘卓红 石德金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mailto: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责任校对 / 高忠磊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7.75

字 数 / 307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776 - 9

定 价 / 4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伟大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

## (总序)

---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这既是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如果说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用枪炮使中华民族第一次直面他们所输出的“文明”——一种扭曲的和以野蛮的形式表现出的现代文明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则是中国人自觉地进行自己的现代化运动的尝试。这些尝试不论涉及的是新的物质文明生产方式还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都先后以失败告终。在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民族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上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民才真正地开始自己气势磅礴、创造历史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主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文化基础的核心和理论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选择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迅猛地迈向现代文明的崭新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应该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理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的历史，也就是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现代化的事业的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地走向辉煌，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走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解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问题中凝结而成的思想精华。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相结合，并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文化核心，既是历史的机遇，又是时代的必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只是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机遇来说的。而从时代的必然性来看，当资本主义的文明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与中华民族遭遇的时候，中国人民一方面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落后，产生了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和文化的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上的反抗和深刻的思想上的反思。这种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就是我们该追求的现代文明吗？有没有另一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形式呢？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论战，不如说是对新的中国式的现代文明的寻思——对一种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明形式，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全新的文明形式的思考。五四运动时期所产生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主义，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不正是人们对新的现代文明形态的思考和理论诉求吗？而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的一开始就是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反思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触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对它的制度和文化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而且勾画了一个超越既有的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安排的，以追求“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崭新文明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的批判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而是要解答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致命性问题，致力于探讨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自由王国”。马克思在理论上所探索的东西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所追求的东西。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运动相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不断地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台阶，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发

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等。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所为之奋斗的历史目标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崭新的东方文明国家，是一种新的现代文明形式。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这样的新的文明形式，就是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的一开始就探讨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文明形式——一种超越既有的形式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实现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的革命和实践也是实行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形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必然要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反思，离不开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深刻思考。离开了对现代文明的深入思考，离开了对中国现代化实践活动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就成为脱离实践基础的空中楼阁，成为无根基的形而上学的玄思。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在这里，我们的语言“放假了”。反之，如果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么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偏离从物的奴役和人对人的奴役中摆脱出来的“人类解放”这一现代性的主题，滑入一种“野蛮”的现代性。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实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不断深化的现代化运动结合起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真正地结出累累硕果；同样，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所走过的曲折老路。这就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的根本立意，也是我们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基本思想。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因为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阐明自己的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和认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者甚至直接把马克思主义贴上“批判理论”的标签。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的哲学。马克思强调，他的理论工作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因此，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批判的哲学，又是建设的哲学；既是革命的理论，又是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就是



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形式的基础上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建设“自由王国”的可能性和途径的。如果落实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既要有批判，也要有建设。从批判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不断地反思迄今为止的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矛盾、挫折和教训，批判一切反文明、反文化和反人类的丑恶现象，深入思考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自我矛盾，特别是受资本主义现代化影响而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探讨这些问题、矛盾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从建设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积极地思考建设新形式的现代文明的可能性和途径，探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途径和方法，努力避免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实际上的新奴役结局，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新的文明价值矫正我们实践中的偏差，把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自由王国”的理想和现代化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为当代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近年来，中共中央一再提出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并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的战略高度来阐述这种要求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本丛书的主旨就是要为这个建设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它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向度，坚持从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以及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汲取营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精神上的资源和价值上的引导，而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的传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也必定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作出贡献，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 目录 CONTENTS

|     |                                    |    |
|-----|------------------------------------|----|
| 绪 论 | 与马克思一道超越马克思 .....                  | 1  |
| 一   | 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             | 2  |
| 二   | “异化”的批判与人类的拯救 .....                | 6  |
| 三   | 社会主义政治的实践与民主的探索 .....              | 10 |
| 第一章 | 批判与继承                              |    |
| ——  |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理论生成及特色 .....       | 17 |
| 一   |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br>理论反诘 ..... | 17 |
| 二   |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渊源 .....        | 25 |
| 三   |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理论特色 .....          | 46 |
| 第二章 | 实践性、总体性与主体性                        |    |
| ——  |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哲学基础 .....          | 53 |
| 一   |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            | 53 |
| 二   | 实践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br>理论基石 ..... | 64 |
| 三   | 总体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br>结构方法 ..... | 75 |
| 四   | 主体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br>理论旨趣 ..... | 87 |
| 五   | 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评价与思考 .....        | 94 |



### 第三章 历史与阶级意识

|                               |     |
|-------------------------------|-----|
| ——卢卡奇社会历史哲学的主体性维度 .....       | 97  |
| 一 阶级意识的一般考察 .....             | 98  |
| 二 对阶级意识进行历史考察的三大分期 .....      | 102 |
| 三 卢卡奇与马克思在主体性思想上的异同 .....     | 112 |
| 四 阶级意识中的主体性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 | 124 |

### 第四章 社会历史观的总体性维度

|                          |     |
|--------------------------|-----|
|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     | 131 |
| 一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         | 132 |
| 二 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标志 ..... | 146 |
| 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哲学 .....    | 163 |

### 第五章 国家、社会与领导权

|                        |     |
|------------------------|-----|
| ——葛兰西社会历史观的政治学视角 ..... | 176 |
| 一 葛兰西政治思想的源起 .....     | 177 |
| 二 葛兰西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189 |
| 三 葛兰西政治思想研究的理论价值 ..... | 204 |

### 第六章 “尚未”存在与乌托邦精神

|                             |     |
|-----------------------------|-----|
| ——布洛赫的社会历史哲学 .....          | 219 |
| 一 布洛赫社会历史思想的发展轨迹 .....      | 220 |
| 二 布洛赫历史哲学的价值诉求与人类解放 .....   | 226 |
| 三 布洛赫历史哲学的逻辑本体与尚未存在 .....   | 237 |
| 四 布洛赫历史哲学的方法论与关注碎片的总体 ..... | 250 |

|            |     |
|------------|-----|
| 参考文献 ..... | 261 |
|------------|-----|

|           |     |
|-----------|-----|
| 后 记 ..... | 274 |
|-----------|-----|

---

## 绪 论

# 与马克思一道超越马克思

---

“与马克思一道超越马克思”，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和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这种努力的先锋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它不但通过发展和超越马克思来揭露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而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来批判当时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解读缺陷；它不但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总体辩证法的应有地位，而且重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和伟大理想；它不但重新厘清和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而且探索并展望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道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教条，也不是一种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解读历史、展望未来的方法，一种面对现实、批判现实的态度，一种对实践不断敞开的开放体系。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特质的一种指认和佐证。诚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非正统观念的重新诠释和非正统路线的重新探索，不免发生与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则或传统观念的分歧或偏离，但是它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开放性特质的指认，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恢复，对人的主体价值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探索，无疑对我们在全新背景下重新思考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一 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思维就意味着超越”，这是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注解。20 世纪 20 年代初，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某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从而阉割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革命实践中的生命力，否定了黑格尔哲学思想在科学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重要地位。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欧洲惨遭挫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和抗议了第二国际的这种错误倾向。他们通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进行重新梳理和重新解读，试图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从而重新确立黑格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并恢复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和辩证法的革命本质。

总体性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精髓，是理解黑格尔思想的一把钥匙。黑格尔运用辩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表现了人类精神的辩证运动，建构了以总体的“绝对观念”为核心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体系，而恰恰是这一辩证体系，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与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但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总体辩证法的渊源，而且抓住黑格尔总体辩证法思想中有价值的要素加以转化和创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卢卡奇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卢卡奇认为，复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总体辩证法复兴的现实化是紧密相关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黑格尔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统一起来，以便对两代‘左派’知识分子起到推动作用”<sup>①</sup>。卢卡奇深刻地洞察到费希特、黑格尔与马克思在总体辩证法方面的趋同性。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判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黑格尔自身正是本着费希特的精神重新构筑出来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是“黑格尔没有达到或没有来得及达到，但又是竭力追求达到的那些思想的‘直接继续’”<sup>②</sup>。诚然，在这一点上，卢卡奇似乎把历史唯物主义

① [俄] 别索诺夫、纳尔斯基：《卢卡奇》，李尚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 8 页。

② [俄] 别索诺夫、纳尔斯基：《卢卡奇》，李尚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 9 页。

等同于黑格尔哲学，甚至与韦伯的“历史合理性”混为一谈，但是他把揭示黑格尔辩证法来源作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是合理的，“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系统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坚持的路径是大体一致的”。<sup>①</sup>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sup>②</sup>

正如施密特所赞誉的，柯尔施与卢卡奇一样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柯尔施看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导致了他们不能够恰当地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及其在整个19世纪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相反，“如果19世纪的哲学发展被坚决而彻底地以辩证的方法来对待，即使是以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不发达和部分地有意识的形式，即以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形式，那么，19世纪的哲学发展就会立即以全然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sup>③</sup>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忽视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再也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丧失了实践中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对此，柯尔施认为，只有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特质，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和辩证性，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正本清源，与其说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回归，还不如说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展开超越的一种努力。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黑格尔的主客观辩证法理解为当前资本主义的一种较先进的模式，是克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对立的法宝。布洛赫在《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评论》一书中明确表明了把黑格尔融入他的乌托邦哲学当中的决心，以此克服把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立的传统观点。对布洛赫来说，这种传统观点不但把客观现实看作是独立于人的，而且否认一种主观现实的客观地位。他认为应该以一种永恒的辩证的主客体关系的方式来引进一种真正的“客观性”，因为真正

① 张翼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载李惠斌、叶汝贤主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94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5页。

③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12页。



的客观性在人类之前就存在并运动着，而人类历史恰恰在这种过程中展开。就像《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一样，布洛赫在黑格尔主体—客体的过程中找到了超越康德不可知论和实证主义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对布洛赫来说，正是《精神现象学》提供了黑格尔理解世界进程的主体—客体模式。然而，布洛赫将《精神现象学》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把黑格尔的意识辩证运动与浮士德追求完满人生的辩证运动结合起来。布洛赫认为，《精神现象学》和《浮士德》都建立在主体—客体走向完满的过程模式之上，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通过辩证的否定关系，而不断推向更高层次的辩证否定关系，最终主体和客体得到完满的统一。<sup>①</sup>由此，通过吸收黑格尔的主客体辩证法并引入歌德的诗性特质，布洛赫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这一价值诉求。

葛兰西则通过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关系，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葛兰西提出著名公式：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他说：“我们往往把国家和政府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恰好是经济—团体形式的新的表现，也就是混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新的表现，因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冑的领导权）。 ”<sup>②</sup>与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归结为经济基础和复杂的物质关系的总和不同，在葛兰西这里，市民社会不属于经济基础的层面，而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层面，也就是说它包含着整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意大利著名学者诺尔贝尔·博比奥指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不是来自于马克思而是来自于黑格尔”<sup>③</sup>。但是，葛兰西并没有完全抽掉“市民社会”的物质要素，也没有否定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他只不过是想凸显市民社会作为不同利益集团表达自身利益的领域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旨在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克服市民社会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物质和意识、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对立，从而把市民社会拓展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最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

① Wayne Hudso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2, pp. 73 - 75.

② [意] 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第222页。

③ [意]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华光、徐力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页。

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精神，克服这种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对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是直接批判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化为实证科学和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倾向。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借标榜“科学”和崇尚“事实”、“物质”为名，将社会历史现实及其规律贬低为纯粹的自然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实证科学，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本质。柯尔施反对这种“实证主义”方法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分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哲学体系和革命理论。<sup>①</sup>诚然，马克思主义内在包含着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解，而仅仅意味着这一体系将在更精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构筑起来。对于这一点，卢卡奇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sup>②</sup>而葛兰西更是直接指出，将社会历史实践及其规律降低为自然物质的自然规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旧唯物主义。<sup>③</sup>总之，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研究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相互统一的总体辩证法，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向度，凸显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精神。

正如孙伯鍈先生所指出的，“辩证方法的特点不是就事物看事物，而是就过程来看待事物，不是把事物看成一个实体，而是看成一个过程，不是把事物看成静止的现状，而是看做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现状”。<sup>④</sup>辩证法的这种特质注定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僵化的教条或既定的公式，只能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sup>⑤</sup>，只能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只能是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和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对此，与其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回到了马克思”，还不如说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超越并发展了马克思。辩证的，也就是历史的，现实的。

① [德]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22页。

②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80页。

③ 郑召利：《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探索》，《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

④ 孙伯鍈：《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载叶汝贤、李惠斌主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代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8页。

⑤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59页。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没有停留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学究式解读,而是大胆地面对现实,接受挑战,试图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不管是对20世纪20~30年代欧洲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是对30~40年代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都体现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实并通过现实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努力。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种努力,不但对积极探索当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们当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表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是坚持辩证的方法,只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更贴近现实,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中理解它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真正理解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 二 “异化”的批判与人类的拯救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著名命题,它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了灵魂。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这一命题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价值论的意义。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他们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实证论的解读模式,“重新确立了实践论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探求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之道为己任的现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或实践哲学本体论”。<sup>①</sup>在价值论的层面上,他们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当前社会现象的价值批判上,尤其是对技术理性、物化现象和异化现象的批判,以此实现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怀,探索人类的拯救之道。

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总体辩证法的阐发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和超越,那么,他们对主体论和实践论的建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恢复和提升。实质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把主体和实践引入了本体论和存在论,用人的劳动和实践去说明现实世界的存在问题和发展问题。因此,它更多的是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sup>②</sup>而不是

① 王雨辰:《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② 叶汝贤:《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哲学研究》2008年第2期。

“只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对历史唯物主义深刻领会和理解的前提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展开了对第二国际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在他们看来，第二国际机械唯物主义无批判地继承了比希纳、摩莱肖特和海克尔的庸俗唯物主义，不但没有把握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和要义，而且是对主体和实践作用的无视与抹杀，是理论的倒退。因此，不但有必要重新回归马克思对主体和实践的本体关怀，而且更需要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生成一种主体主义的实践本体论。晚年，卢卡奇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提出把自然看作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把存在看作是一种主体实践的“变易”活动的观点。这种观点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物质本体论，把实践概念从纯粹的认识论中解放了出来。如果说历史构成了卢卡奇哲学的本体论基础的话，那么实践则构成了卢卡奇历史哲学的核心。卢卡奇的实践本体论是历史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换言之，卢卡奇的实践本体论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用实践去说明存在，赋予实践本体论的意义；二是用实践去说明历史和主体，赋予实践存在论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说，卢卡奇的实践论又是本体论和存在论的统一。

沿着这种思路，葛兰西更是直接提出了“实践一元论”的观点。在他看来，正是历史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也正是通过发现人类的实践克服了唯心主义一元论和旧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两个极端，达到了一种新的综合。葛兰西是把实践哲学作为与经济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对立物而提出来的，它旨在凸现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以及作为生产力出现的人的劳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柯尔施则试图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来强调主体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在解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过程中，布洛赫也紧紧扣住劳动和实践的概念，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决裂演绎为从“抽象的人本主义”走向“具体的人本主义”的过程，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的主题。

在把实践和主体引入本体论的同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异化批判，表达了对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价值的诉求。这种物化和异化的批判既是对马克思异化和物化思想的继承，又是对西方人本主义的一种开新，更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困境的直接控诉。卢卡奇是试图通过异化和物化批判来拯救主体的最典型代表。从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出发，卢卡奇阐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特征。就客观层面而言，人的劳动创造



出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庞大的异己世界，人们无法驾驭它；就主观层面而言，“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sup>①</sup>因此，人与人自身相分离了，人丧失了自己。在对劳动异化和物化批判的基础上，卢卡奇进一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专业化、合理化和数字化发展对生产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这种技术合理化过程把工人的内在心理存在从他的总体人格当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得他的心理特征与其人格相对立；另一方面，工人被彻底地原子化了，因为生产过程分工越合理、机械化程度越高，劳动者就越不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人，反而成为一个庞大系统中的一个部件、原子。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物化现象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拓展到法律、文化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当中。比如，在国家机构当中，其分工越细、越合理，那么它的物化也就越严重，人的非人化倾向也就越突出。面对人性的泯灭和扭曲，卢卡奇主张依赖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来克服异化，拯救人类。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历史性和辩证性这两个根本的方面。历史、实践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体构成了这种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而历史的发展也就成为克服异化、拯救主体的过程。<sup>②</sup>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物化批判在布洛赫那里得到了发展。布洛赫认为，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之一，就是对新近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进行过度的指责，而对资本主义的技术遗产保持着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布洛赫呼吁建立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观，并在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关系的积极目标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技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由此建立起一种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sup>③</sup>与其他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布洛赫以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文本依据，以其异化思想作为理论依托，对资本主义技术发展背后的人的“物化”和“异化”展开批判。布洛赫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技术统治下这样的异化现象，“不可见的东西”不再被信任，“孤立的、分化的东西似乎比总体更真实”，其结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53页。

②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44～153页。

③ 参见 Wayne Hudso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2, pp. 45 - 46。